吳都文粹續集

三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吳都文粹續集卷[illegible] 明 錢穀 撰

墓[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理評事[illegible]

[illegible]亥[illegible]而之於内既殺諍臣以杜

[illegible]下之[illegible]人毒及無辜勿惜也時

[illegible]大臣監門下[illegible]之相卒奔走其門如鶩雖

有平日詆詡[illegible]不免詘節毀操以求容其

31927

敢白遂傳致成獄竟殺榮及二寡婦於是自大理少卿
薛瑄以下罷降有差而左寺丞仰公瞻獨從重坐謫戍
大同蓋公素以介直不合衆且力雪寃獄故也公既被
謫即恬然就道及至謫所居七年安之如一日畧無幾
微見言色對客未嘗談及公事惟以醫藥濟病者餘無
所與或問公寧少自悔乎公嘆曰吾恨不能盡雪人寃
耳罪謫非所避也何悔之有及己巳之變權奸既死公
議始申景泰改元朝廷用僉司寇陳都憲之薦名公還

此豈可以世俗所見擬論哉昔徐有功之在唐遭武后之虐二張周來邪思膠固滔天燎原之勢不可嚮邇而秉正持平壓而復起身可危而節不可改故令聞長世至今天下聞其名者猶斂衽起敬非過也宜也然自有功後求人蓋亦鮮矣公豈非聞有功之風而興起者歟公娶徐封孺人有丈夫子五人嵩嶽巖崙岐女子三皆歸士族孫男女凡幾人其五子皆克家而巖則來請記者也既記之乃係之以辭曰生寄也死歸也孰委之維

達者有不爲有以爲舍小知得大知學不亂行不缺履
險夷惟一節一時詘千載信尚有發在後人景泰三年
秋閏九月之望

題大理壽藏　杜瓊

百歲光陰笑易過達人常比夢南柯了知身後遺蟬蛻
預向生前製縗窩綠樹一丘封土脈白雲千畝護巖阿
高名直與姚崇並垂世芳聲耿不磨

同前　陳寛

回首西山日欲斜便尋歸計立生涯鑿開一片松根玉
卜得千年身後家馬鬣未封閒歲月絸窩不閉露烟霞
清風吹破邯鄲夢笑引兒孫醉菊花

仰公瞻永樂辛卯鄉薦正統中歷官大理右寺副多
所建明以介直忤權倖謫戍大同景泰改元召還授
右寺丞引年歸自營壽藏於葑門外

保定府知府致仕張公墓志銘　錢溥

公姓張諱棁字起韶號棲霞子又號錦峯山人蘇之長

洲人也初公以春秋舉宣德庚子進士第賜歸省甲寅名試交趾道御史事明年拜大理寺左評事丁卯閩藩聘主文衡得明公之譽丁外艱景泰辛未服闋赴京大學士高穀欲薦起之會都御史寇深鎮遼舉公理刑壬申其鎮文武大臣交薦公才識過人乞陞京職以資邊計遂遷刑部檢校乙亥回部天順丁丑陞大理左寺正庚辰擢知保定府癸未會朝以老疾請致仕其郡民聞之詣闕請留者數百人不可以歸以恩例進階亞中大

夫居十有餘年日與鄉之親故四方之尊顯而過吳者酬唱往復或泛樓船駕肩輿登高臨深以樂其樂享年七十有六而卒成化丙申六月廿五日也其先河南祥符人七世祖德成宋鄂州江夏簿靖康初名授保義郎閤門宣贊舍人差提舉宿衛親兵權兩浙淮南東路沿海制置使賜第蘇城之樂圃坊居焉六世祖繼善登進士授餘杭尹遷朝奉郎昭慶節度判官河東節度使致仕五世祖大榮以蔭補迪功郎曽祖澤之高隱不仕祖

掌皆決於談笑之頃衆皆以為不及其開銀場役工匠數千而貧富適均清軍政革獘申寃而民多服屬邑戴丞被誣當死公力辨於憲臣得免後戴俟公出家以白金百兩置家去公歸即名還之保定地逼邊塞軍民襍處以强弱是視公則痛懲其獘黙知縣白忠之貪重建劉静修郝伯常之祠人知向方嘗因久旱奏免民賦且發倉賑之民頼以全活至今思焉英宗初臨御詔求直言時公在廷詳首上四事言畿甸旱蝗宜暫停徵税近

有老疾幼弱宜騐實放免𩰪倒馬之倍償正武臣害軍
以法多采用之當時少師楊文敏公重其才屢欲薦不
果及大理卿缺冢宰河間王公擬及公而阻於他薦識
者咸為公惜而公則聞而歎曰此非吾命也耶卒守一
郡以歸尤惓惓憂國愛民雖老彌切至遇撫按之臣郡
縣之吏輒懇懇言之人亦重公老成多所敬信使民陰
受其賜亦多矣公天性孝友年十七喪母哀毁踰禮父
年踰八十所在迎養得其驩敬事兄嫂罔有間言急於

張太守枧甘白先生適孫宣德中進士歷官大理左
寺正擢保定知府有惠政墓在吴縣隆池山

王雪朱公墓志銘　姚綬

成化丙申八月十日蘇州衛指揮僉事朱公瑜之弟瑾
席終於正寢卒之日縉紳大夫哭之士君子會哭之行
路者亦咨嗇焉綬交且厚訃聞走弔於其門而哭之有
慟宜也後卒之五年其子倫始克舉葬事謂墓石不可
無銘謂綬知公最詳銘焉是屬嗚呼雖不忍言忍辭之

忘倦陋劣如綬者嘗辱以兄禮事之況其上者乎人謂
公之好客與昔鄭當時不相上下故得所交者詞藻甚
富平生養成直氣與論古今成敗得失歷歷可嘉於人
無忤而且不詭隨赴人急難則惟恐後實良用之難弟
也不滿下壽僅五十有四而止悲夫其生永樂癸卯娶
浦氏有淑德子男四長即倫以恩例授散官次僨仁俊
僨湯氏出也孫男女各二卜以辛丑四月十有七日奉
柩葬於吳縣陸墓山之原以從先兆兄良用後公卒而

葬同日亦自有碣此則公之銘也銘曰

武弁而儒談愛兄而好客聿收時名式承世澤人非過

譽壽不滿德溪亭之水阡岡之石春雨秋霜易朝夕若

人泉扃卉樹碧刻此銘詩示無斁

朱瑾玉雪之墓在陸墓山之原事行詳載吳中往哲

記

同齋沈君墓志銘　　　陳頎

同齋沈君既卒之明年子周得吉地於天平山之北隆

池之原將葬述其事行來請曰周自幼承先人之教懇
懇切切令周髮亦種種不克如教有所成立如時賢之
為子祿有養而爵有封設使潛德不能勒石以載則將
就於泯滅而不孝之罪何逭予知其世為詳是以敢請
嗚呼君固自有不朽者在矧周亦有顯其親者奚假於
不斐之辭雖然不容以遂已乃掇其實叙而銘之君姓
沈氏諱恒字恒吉以字行同齋其别號也世居蘇城為
長洲人曾祖懋卿祖良琛贅相城徐氏因家相城父孟

淵母朱氏生二子長貞吉次則君也其先族最盛元季兵亂家業蕩析良琛始振起孟淵克復之其族之盛不特貲產之富蓋亦有詩書禮樂以為之業當其燕閒父子祖孫相聚一堂商確古今情發於詩有倡有和儀度文章雍容詳雅四方賢士大夫聞風踵門請觀其禮殆無虛日三吳間一時論盛族咸稱相城沈氏為之最焉君稟賦清秀穎悟過人五歲授孝經小學朗然背誦屬對如應響然稍長從翰林檢討嗣初陳先生學學日有

進甫冠選為鄉賦長不得已役於官者七年有餘非其
志也正統間廬陵周公巡撫南畿南昌況公知府事二
公皆務剗平宿獘選數輩信任吏事時所在錢糧充牣
不無有私者惟公一無所汙且其文藝精緻辭論確實
尤為二公所優禮歲飢民多貸官粟有司徵歛非時民
不堪君率父老請緩其期父老難之曰非徵何以濟後
日之乏君言目今農事方興食且不給當助而反徵之
是重困其力後雖有濟何瘳於今日之病卒從其言鄉

民漕運交輸不足必取辦於豪富之家酬以倍蓰之息
黨子破産往往有焉君每出己資代民足之不加其息
一鄉之人獨免此患同邑有王某者隱忌君或傳其訾
毁之言君不為意王忽被誣於府憚守嚴莫敢辨君力
為辨之得釋王歎曰我今日始知沈君長者我終身媿
其人矣友人沈公望卒貧無斂葬公為經理之其子當
遠戍又為援例營補近衛其急於行義多類此性至孝
先意承志得親之懽心家嘗被盜刼時君處外寢得脫

然不知父母所在號呼復還幾遇害而獲免人謂孝感所致工於詩體裁清麗所著有同齋稿藏於家精繪事不苟作作則為世所重善飲酒終席未嘗少亂晚年謝世務寄情於觴詠臨溪有樓登眺其上綸巾氅衣風情都雅儼如神仙者流酒酣愛誦范石湖詩興至輒賡其韻時或命周歌之陶然自得厭人談世俗事一聞孝義之言即感激欷歔至於泣下其胸次可以概見矣患風痺手足拘攣者六年竟以是卒於成化丁酉正月三十

此勒銘於石以示識者有過隆池於焉下馬

石田先生墓志銘　王鏊

有吳隱君子沈姓諱周啟南字而世稱之惟曰石田先生先生世家長洲之相城里曾大父良琛始闢田以大其家大父孟淵考恒吉皆不仕而以文雅稱先生風格修潔眉目娟秀外標朗潤内藴精明書過目即能默識凡經傳子史百家山經地志醫方卜筮稗官傳奇下至浮圖老子亦皆涉其要掇其英華發為詩雄深辨博開

闔變化神怪疊出讀者傾耳駭目其體裁初規白傅忽變眉山或兼放翁而先生所得要自有不凡近者書法涪翁遒勁奇倔閒作繪事峰巒烟雲波濤花卉鳥獸蟲魚莫不各極其態或草草點綴而意已足成輒題其上時稱二絕一時名人皆折節內交自部使者郡縣大夫皆見賓禮縉紳東西行過吳及後學好事者日造其廬而請焉相城居長洲之東偏其別業名有竹居每黎明門未闢舟已塞乎其港矣先生固喜客至則相與燕笑

咏歌出古圖書器物摸撫品題酬對終日不厭間以事入城必擇地之僻隩者潛焉好事者已物色之比至則屨滿乎其户外矣先生高致絶人而和易近物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為贋作求題以售亦欣然應之數年近至京師遠至閩浙川廣無不購求其蹟以為珍玩風流文翰照映一時其亦盛矣先生自景泰間已有重名汪郡守滸欲舉應賢良不果王端毅公巡撫南畿尤重之延問得失而先生終不及時政曰吾野人也

於時事何知焉然每聞時政得失則憂喜形於顔面人
以是知先生非忘世者初先生事親色養無違母氏夫
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毁瘠杖而後興弟病
瘵終年與同卧起館嫠妹撫孤姪皆有恩義尤喜奬掖
後進有當其意者為延譽不已先生娶於陳生子曰雲
鴻官崑山縣隂陽訓術早卒庶子復孫履皆郡學生先
生以正德四年八月二日卒壽八十有三復相履治喪
以壬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葬相城西牒字圩之原所著

有石田稿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亡客坐新聞沈氏交遊録若干卷獨其詩已大行於時文徵明曰石田之名世莫不知知之深者誰乎宜莫如吳文定公及公闡其潛而掩其幽則唯公在予諾焉銘曰

或隆之位而慳其實或嗇之秩而侈其有較是二者吾其奚取嗟嗟石翁掇衆遺棄發為渾鍠震驚一世彼榮而庸磨滅皆是相城之墟湖水之湑於乎邈矣我懷其人

之風流而至君兄弟猶未泯公望初識君之兄聖時於新定一見愛其神情玄定有顧交之志續見君於廣衆中知其必為聖時之季其風神氣習蓋相若也既交其兄因復得君三人者遂為忘年之友始得之眉睫間今皆白首迄君死無間然君在童稚警敏過人父早世與兄事母孝謹人知王氏有子礪行苦節日益堅業屬文不遂時好三黜於有司慨然有隱居之興僑居吳門生事牢落治田百畝數遭歲登餘數年之蓄儉勤日以給

冠婚祭祠以至賓客之豆皆出於是不外取也杜門讀書雖隣里不識面目教子成就其大者親故艱匱不給者周之族之孤不能婚嫁者婚嫁之妻方氏敬順惠和以承君志族之長者至其家饋事如舅姑無怠容君於閨門間不見細過方氏之力也享年六十有八卒於政和元年二月九日以其年三月二十二日葬於吳縣横山之原以方氏祔長男蘋次蘩次藴女一嫁士人蔡元康蘋蘩公望稔知其為人靜願有守藴與二兒力學嶷

完而已年不取嬴白首以死聞道之力雖死亦可矣嗚呼是銘足以與金石相敵

王君仲舉先世晉末由太原徙福清君始僑居吳門隱居讀書與桐廬江公望友善鄉里重之墓在横山之原

宋王勉夫壙銘　薛紹彭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横山先壠之側其孤德文號泣

何敢辭先生諱楙字勉夫家本福之福清自其曽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資稟頴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實無虚語有義事雖窘匱必竭力為之清淡寡欲刻苦嗜書寛厚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謂之善人君子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沒悉棄所習不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禄不逮親尚奚望榜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為文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

杜門著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巢睫稿筆五十卷叢書門分類聚鈎隱抉微考証經史百家下至騷人墨客遺草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親族之仕達者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弟子曰吾目未瞑且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為之擊節雅相推譽客於湖南倉使張公頠之門逾三十年賓主相懽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攣之疾坐卧未嘗廢卷易簀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十有三

詩中有趣著風帆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知娶葛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純文業進士嗚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嗇於用德愽者壽必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生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志銘在兹不復録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横山之中是為先生之宮

王君勉夫著書笠澤濱為范文穆所賞有野客叢書行於時墓在横山

宋故提幹王公壙記

王敔

先君諱德文字周卿家世福之福清自高祖仲舉徙吳因家焉曾祖諱藴曾伯祖著作郎蘋伊洛高弟紹興四年六飛南渡知府事孫公佑以學行薦白衣賜對稱旨賜秩王音有通儒之褒嘉熙四年郡侯王遂立祠於學亦先君之請先祖諱大成隱德不耀父楙號分定居士參議陳公造有記有著書三十卷曰野客叢書石湖先生嘉美為之跋先君攜此書謁鳳山李大參性作序家貧

力以版行不負前人著述之志書成焚之墓下見者無
不涕服先君資稟穎悟筆端有口屢魁京庠士論推重
當世名勝爭願納交顯學盛文昌章自易冠而師建寧
交游二十年終始如一日海陵趙守善湘適值邊兵毀
破城壁委請先君協力經理董治版築城壁復完以功
奏補承信郎先君蹭蹬不偶弗克以儒科自奮俛首鶡
冠調寧國酒稅任滿太守王實齋復挽留一年庚子歲
歎發運史侍郎宅之以時多盜命先君攝華亭尉凡兩

李侍郎心傳跋云此五人者天下之正人周鄉與之游亦無忝於所生矣近蒙游相名命沓至且有褒除之諾方且自喜夫何一疾醫藥勿瘳歸正寢而殂矣痛哉先君享年五十七生於紹熙改元四月二十九日終於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先君娶周氏男一人敉方志於學忍死竭力擇次年五月十二日卜葬於吳縣橫山桃花塢先塋之側若夫先君平昔云爲操履畢載於前之名勝跋序姑掇其大概刻石幽隧以爲不朽之識云孝

男孜泣血謹書兄奉議郎知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斗文填諱

王君周卿墓在桃花塢

王賓傳附跋　姚廣孝

王賓字仲光蘇人也父安之善相人之術決人死生休咎其驗如影響來求相者肩摩踵接曾無虚日雖紫閣麻衣勿能過之號曰電目湖海閒咸呼為王電目云賓生㓜穎悟有志周孔之道不傳父之術七八歲即入鄉

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至於秦漢唐宋及元上下數百十年間其中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陰陽歷數山海圖志兵政刑律與夫稗官小說之書悉皆覽而傳記間無所不知者實於醫學尤精用藥多神效然未嘗肯與富貴人醫里巷人貧者及方外人來求醫者即趨往診視施與藥餌一不望其報實貌甚寢其隱也不於山林猷城市一廛居之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壘兩角短布衣芒屩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股爬痒時人

見醜惡咸笑之間縉紳中有知賓讀書博古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賓乃熙熙自若賓性至孝父早喪母在堂奉養每日飦必親煮羹必親調冬寒則温其衾席夏熱則凉其枕簟日侍左右不敢遠遊賓平生不娶味澹泊無所嗜好多與方外人交或閉户閱佛書以消長日作詩文尚奇崛艱深其辭人讀之卒莫能通其義年七十先母卒至疾革時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呼母連聲氣方絶葬後魂歸於家夜二鼓曳履拄杖行呼曰嬢嬢舉

室皆驚其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
母痛哭既久而息賔之孝行至於此賔之著述甚多稿
皆散失不存有吳中名賢紀録吳下古跡詩二集在交
游之知己者惟同郡韓先生云
君子曰賔奇士也懷材抱德其隱不居山林而居廛市
醜其形骸悠悠忽忽行井里閭時人皆不識之間縉紳
大夫士有知賔讀書博學亦以其醜而無薦舉者故賔
得遂其志而樂於隱也賔平昔奉母至孝雖死為鬼亦

不忘乎母而歸省焉嗚呼賓可謂奇士也耶

永樂七年余撰王賓傳同郡韓奕公達欲鏤版行於四方此亦君子成人之美也公達其可嘉也哉其可嘉也哉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姚廣孝識

王君仲光性至孝毁容隱城市作詩文尚奇人無識之者墓亦在横山

王君德廣祔志銘　　陳遜

處士王德廣卒已二十有一年其配沈氏孺人歿將祔

葬處士之墓其孤敏泣告余曰先考葬時日薄事廢未暇請銘今葬先妣若不併求志銘則潛德世系終泯焉無聞敢請按處士諱寛字德廣姓王氏知分别號也其先太原人西晉末徙之福清一世祖綮仕唐爲尚書郎八世祖仲舉奉議郎其徙家於吳者自仲舉始也九世祖著作郎蘋伊洛高弟世多聞人宋紹興有通儒之褒高祖行父號雲嶠曾祖安之善風鑑號電目祖君顯父彦常皆有隱德伯父先庵又以儒醫名處士悉得其傳

人賴以全活者甚衆朝廷嘗以明醫徵未赴而卒洪武
己酉六月二十七日其生時也宣德紀元十二月初二
日其卒時也春秋五十有八配沈氏諱妙真同邑士良
之女有淑德生子三人長佐早夭次敏娶嚴氏次政娶
蔣氏女四人適陳彧葉茂顧玉朱榮孫男五人愚節瑾
泰珵孫女二人當處士歿時二子尚在孩提間沈氏不
憚艱苦撫孤以葺厥家恒恐先業失墜乃課子讀書從
明師學醫其子克紹先業者皆沈之力也孺人生於洪

載乙卯十二月十四日歿於正統甲子三月二十八日
壽七十而終卜明年三月甲申葬吳縣靈巖鄉桃花塢
先塋之次嗚呼人莫大乎知分能知其分者必有所見
也處士善保宗祧垂裕後昆以世其業抑非知分之驗
耶若沈氏善相厥夫夫歿而善教其子不失故物者其
亦賢婦也已銘曰
知分之心金石堅克紹世德振後先樂只令配婦道全
撫孤有成才且賢吁嗟歿兮何憾焉併勒銘辭昭永年

明故王贖齋先生墓志銘

贖齋王君吳下名士以醫之良而擅其衆長卒莫擅於君子之見知而幽光潛德遠近來弔者各能言其畧也母沈氏姙七月而生君至老猶顱顖未合父德廣早世家遂落年十六從韓先生伯承學伯承扣其所嘗讀先世藏書幾何隨舉隨答曰不失為世儒世醫家子可教也處一室寫誦不少輟每其師所診療巧出意表處錄記成帙曲折不遺伯承曰王生所就當不在人後踰年

師亡適臧啟東先生致御醫事閔其孤且貧也曰盍居藥設肆以養母荅曰恐家學世繼自吾而失先生曰志足以繼光庵矣吾受業光庵之門還授之於其裔宜矣留置館下卒業未幾母得乳嵒疾卒大慟脫下頷仆而幾絕衆亟揉合之良久甦蘇綿州性初諭以傷生之教曰貧而孤不有母不有今日哀慟自不能已也綿州賢之抱疾延治者拒不往綿州曰在禮固自得矣如物何强而往其施治一出乎東垣丹溪不立異以徼近效不

乘人之危以射厚利不斥言他醫之悞曰吾藥偶獲中
耳蓋韓臧二師之心傳同一仁術君擴充之而及人者
大也城内外媪稚愚智皆熟君之名君察脈觀色即得
其疾所致治無不愈者惟貴勢人之疾難治羣工爭欲
售其能攻補襍施一難也遇下不以禮自重者不茍往
往者非所重二難也唯唯取悦孰得盡禁其所欲難之
三也奉養厚而中氣素有奪又難之一君則反是凡所
過言輒易入而投劑又奇中名愈遠而愈尊貴者延聘

四至或臨莅所近雖弗疾亦延訪其謹疾致疾之故甚悉君益以禮自持全活者多而心愈下不易其所易不難人之所難每記人某疾某脉某禀受幾歲治以某法某劑可起與否詳書之不可起之證與脉何似亦詳書之積五十年得百一十八籍曰藥案其間出奇之見暗與古合某婦患血蠱攻以常法君以安胎之劑調治之且曰當得男即愈已而果然秋日受海道總帥翁公燕謝飾優者為女子侑觴無疾也頰赤面青羸而氣微促

君謂翁曰火克金之兆也火氣司天必死果明年六月咯血死蘇人衛千户申志年欲近二十忽昏眩譫語體燔而咳以傷寒治者易數手雷然而同聲也君曰痘也以升均湯與之衆相顧疑厥明痘出遍體而愈錫邑鄒氏疽發於背不腫起衆瘍醫言起即易爲治也君診之曰擊指之脈即起亦不治何言之易衆封以艾起如栗哄然曰保無傷矣竟三日死人又知其不分科而能通也松江富家餽白金數十斤借言於巡撫都御史萬安劉

公君麾置之曰吾以醫見重於公而以利貺人之罪非處己之道又以利而覬公之聽非處人之道既而公廉得之作君之贊曰儒通萬理醫鳴一家心淳近古質厚孔嘉豫章羅公亦贊曰心常存古人之風郡人吳修撰曰就而挹之儒者之風則其人非良於方而已也嘗自撰婦嚴氏壙志及家譜後識語又辭致可觀禮部屢薦起為用以贖廢辭居吳城德慶坊宋以來四百有餘年故址也君早孤閭戶衰薄僅舊屋五楹門君展拓締構

分與弟中半不以新拓置者爲己有也又展爲新第者
三與仲叔季三子以故第與伯子守先祠風日好時迎
養於諸子之家與客觴咏以樂暮還於伯曰此吾瞑目
地也今年閏四月二十七日中風越三日爲五月朔旦
卒壽七十有二永樂甲午五月廿四日爲君生辰卒之
年爲成化乙巳嚴先卒二十一年繼室谷氏卒先二年
長男昺之卒先五年次男節太醫院醫士次泰邑庠生
升貢太學未行次觀應名醫之徵亦未行皆憂制故也

五女而夭其一四壻曰莊練陳廌李珪張瑋瑋京闈癸卯貢士孫男七曰槐曰朴曰檟曰穀曰杰曰杲曰慶孫女八曾孫女一君姓王氏諱敏字時勉號訥菴晚以疾不良於聽別號聵齋其心聽之聰未嘗聵也弟政字時學號恒軒亦太醫院醫士此其事行之概其家世之懿自太原徙閩之福清在西晉時遠莫之識其詳者唐水部郎榮登咸通三年進士始見於譜為今初祖慎微大雅為三世之祖連取科第自殘唐來皆有官四世祖仁

償以高節不受王審知偽命子孫皆隱於農七世祖弟兄七人宋方盛時出而仕者二人八世祖從兄弟十人仕者三人九世亦仕者三人方南渡之初十世則三人仕十一世如之仕於元者亦如之其世次有二派元季則連三世不仕皆讀書而隱我國朝則隱於方術而薦用於時者四人君為世在十有八矣君顯彥常曾祖祖也累累譜牒間第進士者十人為中允員外博士節度推官教授僉判提轄幹州郡守縣令簿階光祿大夫奉

直大夫中大夫奉議宣議朝奉宣教修職從仕等郎封
開國男賜紫金緋後先輝映倡明道學於中吳者九世
祖著作郎信伯著書立言從遊於西山鶴山二先生者
十二世祖承節郎德文光菴先生諱國賓為王氏十五
世孫所著述尤多且神於醫今之業此其以世其家者
皆祖之也其從來於吳則始於八世祖光祿府君叔康
葬吳縣橫山桃花塢則始於光祿之從兄仲舉後皆祔
也卜以今十二月十三日祔葬君如禮嘉禾周鼎夙交

於君自弱冠至白首如一日銘曰

嗚呼君有美行在人實多欲盡書之奈片石何尚俟乎他穹碑峩峩具載無遺永耀弗磨

欵鶴王君墓志銘　祝允明

自成化以來江之南北達於京師以及四遠稱上醫有十全功者曰王先生惟顒然而君無庸譽於明其為人秉忠飭行髙簡自愛若氷雪金玉不茍同於人於是更崇其稱曰儒行者也既老深養俟命乃髙壽考終凡其

平生交契老宿為文辭讚詠已多而掩幽之志其二子以予有舊好也來屬之乃稍為據狀述徽素尚叙之曰君王氏諱觀字惟顒族於長洲最久且望其始出太原晉末徙閩之福清唐水部郎中棨為令譜一世祖三世大雅慎徽皆唐季進士四世仁償不受王審知偽命七世礎贈朝請大夫八世仲舉贈奉議郎始遷吳九世蘋仕宋高宗為著作佐郎終中大夫稱程門高第弟子十世以下率茂華實至十五世君顯為君高祖曾祖彥常

祖德廣考時勉時所稱贖齋先生君爲贖齋第四子少
從文教諭先生洪爲進士學既去迹贖齋之事其爲醫
操逺識集奇效先後不可勝筭今條大都一二高御史
按吳中病傷寒旦日猶與其鄉人飲酒君語郡太守死
應不過丙夜衆駭且疑不然即然寧若是遽也果半夜
死王尚書文肅公過訪君擕其孫在側體魁梧無病君
視其脉曰有大疹終不可瘉尚書進金請爲除治之固
辭曰金可受則疾可瘳矣無已少與藥塞其請不逾年

死郡守曹公病痔漏七孔羣醫翔之火傳以藥弗效君曰不實其虛當奈何能已令服大補劑且甚多孔肉次第盈竟愈後守四會林公疽發於腰纔若粟君視之曰在命門無以為也竟如之衛使張君疾衆不能察襍無能更張君法者卒嘔血死死乃驗其果傷也太僕少治之無驗君曰是內損得之以虛非藥石所克衆回惑卿李公病嘈襍悶君君云火克肺金金不能制木木挾相火而乘脾土脾土沖和之氣索矣穀之精液乃不行

濁液攢聚以為痰痰因火以動故嘈雜不休宜補土伐
木治痰為要為之方從服之愈無錫有李御史宿病癃
而不劇比當出按遠方瀕行向君乞攝調方藥既為之
論議勸之曰君不若無行之為善也李不聽遂死中道
又里中王榮好酒色歲九月乘時患咳君曰此不可概
與時疾論明年清明其殆乎榮固信君聞語潛然涕卒
如期死又吳江陳璘病肺切脉亦謂若病本酒色不可
治不信吾試道其來夫人色荒則本蹶虛火乃熾遂克

金肺既其究也聲必瘖酣酒則濕熱萃之髓道壅以蝕土脾既斁究必腹脹又土色黃濕熱蒸之達外必膚發黃斯三者必無來年不至是也金令司天其不免矣越歲之杪秋果發黃[illegible]其腹音瘂七日而死常州守李妻病癥腰痛腹鼓滿月事閉不下治者用鍼刺走他處痛益甚或主以湯液消之咸不應日加憊君曰彼故氣血不周停之以為積盡養正積當自除不然削本以攻末安所望治投以參蘇飲數服乃已一婦人血敗通一日

夜崩不止六脈盡脫氣息垂盡死在呼吸家人姑集羣工餌以膠艾一律比君曰敗者既不可止惟生脈生血爲當務耳取膏參益以麥門冬五味子飲之頃之脈復血止婦竟活君素無疾迨七十餘謂家人吾貌雖若無恙脈歇至無何逝矣比終去其語歲閒耳大率君爲治每主補不輒爲瀉若攻擊其言曰若人天真完固則榮衛周流而客感莫搖邪淫悉遠孰自以致病耶初金華朱彥修既得河間真傳以授戴元禮元禮授王仲光仲

光即君曾祖彥常之兄名賓字仲光其道高獨國初以奇節至孝博學富文爲吳中卓行君子風烈挺邁學者稱光庵先生其醫既精絶用授之韓布伯承盛寅啓東復授循子德廣而贖齋承之還卒業於伯承啓東其爲儒若醫猶光庵也故君之於二道也亦然早喪母事贖齋曲致其方推而弘之自以世德蟬聯朝國有移而家美不匱隱顯聲節蔚炳宗牒所藏唐宋以降數百年遺容誥敕經解文集翰墨卷軸充箱盈目一一裝護次類

歸終制遂不復出晚年禮部屢移趣為用終不行性詳
雅好古敏學御家勤肅嚴内外奉身儉潔翛然軼塵暇
輒閉户繙閱研訂故藏及經方方術無自逸斯其務儒
之著者也初自號杏圃吳令文天爵嘗餽之鶴更號款
鶴中歲用例受仕服以正統戊辰五月十八日生正德
辛巳二月廿二日卒享年七十四母嚴氏繼母谷氏娶
范氏生一子早夭繼娶錢氏子男二長曰穀禎國子生
次曰穀祥縣學生祝氏胡氏二子婦也女二長適吳健

早寡次適吳淞而卒孫男二長立賢聘張次檜孫孫女五長許嫁陳其第三許沈其餘皆幼二子以嘉靖壬午十二月廿四日葬君吳縣靈巖鄉橫山桃花塢新地隣於家塋之右銘曰

士也願兮為行欲嘉而及欲遐而世欲華猗䔍其躬而以亢其家大隧之融融兮往見先以無忝若夫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耿耿焉者將大兆以振其來於無涯矣乎

王君歎鶴墓亦在桃花塢

王氏復墓記

劉纓

弘治十三年夏四月長洲王觀惟顒得復其先世之墓於郡西靈巖鄉横山桃花隝念其失之久而得之囏思貽示其後人乃磨石請予記而刻之予交惟顒久且深知之實真乃詳述其顛末云王氏之先出漢隱士霸魏晉中名德奕世不可勝舉自坦之以後居江左晉室既東有避地遷閩者遂為福清人迨唐咸通間曰棨為尚書水部郎其後世不乏賢至宋曰仲舉字聖俞則著作

益宏拓之蔚為三吳之望初數百年來族之葬者不一其地橫山之塋雖時祀繼修而圖乘所傳若所謂北墳若參議墳若名安人墳若南墳若新墳者咸在其所謂大墳及二十官人墳六孺人墳則曩以兵戈之擾後遂迷失蓋諸墳雖皆在一塢中而各以為封樹故耳於是瞶齋廣詢詳究於田甲墓丁若山之老者歷歲始知之真蓋為鄰壤朱氏所并久矣朱之顯者曰天錫自中進士來吳瞶齋即造白求復之不許及其仕柱史時覲以

墳山等圖郡墓等志託予與詳論之天錫尚未決後轉
蜀憲觀又累求勿果從後天錫以致仕過吳觀乃持圖
譜志乘與之論辨往返數四昭彰可徵朱始詞服焉乃
舉而歸之立券述故以為復據於是所謂大墳者復還
於王實即聖俞之藏而王氏始葬之祖也嗚呼豈偶然
哉昔者魯失寶玉大弓而復得之孔子作春秋特兩筆
之夫二者獨先君之藏物故其失其得有以為後人之
勸懲而聖人致之意焉矧我先祖遺軀之所托耶又况

失之久而得之難巋然無恙魂妥魄寧而今而後松檟
縈藻展省不衰不亦善乎故為記之俾其来者知惟顯
父子之志之力允為王氏之孝子慈孫功德兼盛尚相
與謹守嚴護以欽於世世羣相勉為孝子慈孫以無忝
其祖考尚有望焉是為記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奉敕廵撫四川兼提督軍務郡人劉纓撰賜
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翰林
庶吉士刑科給事中長洲陳璚書丹賜進士出身通議

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地方長洲徐源篆額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冬十月朔旦十二世孫觀立石

王氏復墓記碑陰

祝允明

王氏居吳最久且顯儒通文業宦積功醫大之於忠孝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盛矣哉其德慶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塋兆皆即宋代之遺也頃者徽君惟顒又得復其先邱之中失者知者皆為之喜而中丞劉

公大書之石矣予固辱世契又婣連也知之尤詳惟中
丞公之墳主在復地故所叙未悉其餘乃為列諸其陰
曰所謂大墳者其封有五蓋七奉議府君仲舉與配方
著作蘋之先配蔡十八儒林府君大中與配陳也二十
官人墳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八府君蘩與配吳二十府
君大方與配方百三十府君彲也北墳之封四十一府
君薀與配徐楊表也參議墳之封二十一參議府君大
本與配陸也石安人墳之封一在鄭家墩即安人乃參

安人墳之傍也凡此皆舊地也其外於合又有四封二贖齋之女兄與繼配也曰三節推墳之封一節推泰也曰三娘子墳之封也節推先配文而其諸殤則各有所依祔也凡此皆新地也而皆在一隝惟顯又別購地數畝曰全邱其間將俟百年之藏焉噫舉吳中塋兆之久且蕃而能善守復如王氏者果多見乎哉宜中丞公之特筆昭昭也凡所以美令而勸後者已備予無以加贅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勿迷云耳至於諸封之

域址坐向殯祔歲月具在圖乘志銘藏其家惟顒名觀
贖齋之季也弘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四月望鄉貢進士
婿生祝允明撰并書篆

王氏諸墓在吳縣橫山桃花塢詳見劉尚書纓祝京
兆允明復墓記并碑陰

明故太醫院御醫致仕張公墓志銘

祝顥

成化十九年十月廿七日致仕御醫張公以高壽令終

於家鄉之縉紳逢掖耆英碩彥下至里巷耄倪緇黃士庶匍匐赴弔者源源未已而公之子壻乃合其孱從圖舉大事以公女兄之子太守盛君為狀託其塾賓陳君世本引諸子姪過予謁銘顧惟耄荒無能為役然念公平時每以壽藏之銘見托雖諾而未果今可以存亡易心哉遂為書之公諱豫字至和姓張氏别號恒齋其先汴人有諱彥者仕宋為和州防禦使以兵鎮吳因家於蘇之長洲又三傳至端禮始以醫名生應元嘉興路官

醫提領生元善字性之江浙行中書省官醫提舉階保冲大夫卒中書左丞周伯溫銘其墓稱以醫名儒行君子公之曾大父也大父文叔父希文永樂初徵入醫垣三使海外歸自號怡老翁卒巡撫尚書周文襄公銘之稱其學博理明重義輕利其室人陳生三子公其仲也自幼岐嶷凝重屹立如山早從陳太史怡庵讀儒書精義理及閱朱丹溪傳見其由醫入儒慨然慕之曰吾本醫家可自悖哉繼志述事分當然也於是悉取醫門諸

書晝夜研究日有領悟而未敢自恃及怡菴歸析疑辨難沛然無滯出以濟人輒收奇效由是請求者門無虛日公既道行益修行檢未嘗緣幸會以邀功乘危急以射利琴川大姓錢公達患背疽日久惡證悉見諸醫環視莫措公指之曰疾雖危蓋誤爾非本病也宜大補元氣猶有生意其家歡幸指廩以酬公笑曰吾治疾來非索也疾愈公達婦翁都憲吳思菴親為文張之而公則一以利濟為心未嘗藉此以貧富是計故於顛連無告

之疾尤惓惓拯治至或助之薪米以紓困者且曰吾非
沽名在治法當然爾景泰間東南水疫大作米價騰湧
錢法阻滞道殣相望行旅斷跡公曰此天時天患非藥
石可濟古謂上醫醫國者非其時乎乃出餘積減價疏
通又煮糜作糦濟饑揜骼助官賑恤上下賴之因而應
格冠帶天順初徵天下名醫近百人萃京師拔其尤者
止七人而公居首遂入禁近擢御醫賜敕命錫賚駢蕃
譽望赫奕一時名公鉅卿往往相覷以圖康濟而公則

以年當休致日就龍鍾屢疏乞身久而得請南歸之日
都下相知靡不失望及其懸車鄉之故舊則又冀不惟
欣慶幸而四方求請者益衆公亦不以倦勤拒焉蓋公
平生學術濟時活人者不可數計而計其術之精妙者
則不可逸而不書公在京時通妙卻真人求公診脈公
驚曰不出六日法當中風時卻固無恙越六日如其言
又視太醫院使董君傷寒病愈而脈未平語其故公曰
防四七日已而五日死又診俞司寇風疾衆云不治公

曰可治然必遲而後藥力多乃可已而藥至百服愈此皆由公學力之至察脉之精而研幾之審故凡於病如燭照數計而不爽毫髮也况其篤於仁而勇於義濟之以有恒之心哉斯無媿於古人無忝於家聲也公生於洪武庚辰四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四配顧氏貳室王氏子男三長淮卒次曰沐曰淳女六孫男三楠杞楫孫女五韓襄朱繼關哭陳膺欽沈時澄其壻也沐等以公卒之歲十二月廿五日甲申扶柩葬吳縣長洲鄉茅鴈

山之原銘曰

醫稱仁術肇古聖神鄭重立教用濟生人世降俗頽名浮利勝牽意任情民斯不幸侃侃恒齋恪守眞傳濟之以仁功臻十全既光其先復昌厥後自天佑之俾登遐壽長洲之鄉令終歸藏不亡者存系此銘章

張豫墓在茅鴻山吳中名醫也其兄養正名顧與王敏齋名

仲兄醒菴先生墓志銘　陳完

嗚呼兗尚忍銘先生之墓邪念吾文學以傳自宋歷三四百年以至於今不絕吾兄弟五人皆承服風接之者中歲兄三人皆早謝獨兗先生與兗白首同聚嗚呼今先生已遠先朝露逝矣痛矣兗又何忍不銘先生之墓邪

先生諱寬字孟賢陳姓也醒菴號也其先家蜀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康之都昌七世至諱篆登宣和進士歷官左朝散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篆生永州推官準有別墅在石屋閭講學時考亭

朱子知南康爲篤石屋書堂準生池州通判程常師朱
子習義理最精事載郡志程生靖州判官哇哇生霦霦
生咸淳貢士洽洽生元翰林待制仝仝生徵號天倪受
學臨川吳文正公得所指授又徙蘇之吳縣徵生濟南
府經歷汝言汝言生翰林檢討繼先先生之父也先生幼
穎異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益力學先生性嚴毅訓
甚篤凡天人性命之奥禮樂名物度數之詳得於耳提
面命而會於歸由是清譽勃勃然動人口矣母金孺人

歿先生執喪哀毀過禮父官翰林左省侍之時南郡楊少保見而奇之曰他日獨步東南及還士林爭延師席以不得為歉郡守朱公建社學禮先生為師出其門者皆為名士東吳能詩之士每以所業質焉先生黙寘紙纇莫不心醉而去楊尚書翥嘗語人曰陳孟賢卿雲甘雨也東吳之士將被其澤矣性好潔所居必焚香客至瀹茗論古今興亡得失及時務之宜其言雖簡而家某實不肯過之各盡其禮嘗勵後進曰士而[illegible]

而富當以廉恥自重不可干富者之門升斗之粟其孫
風雅操過人遠矣好蓄古今書畫古器服古名賢中服
人望見之皆曰此東吳大老也故人評先生之詩其雄
渾也則江海澄波渢容一碧其和平也則璜珩琚瑀鏗
鏘殿陛之上不求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先生風神儀
表眉目清朗器識冲遠國子祭酒陳公鑑嘗贊其像曰
巖巖乎氣象之峻也坦坦乎履道之慎也文以承詩書
之肖也坐擁皋比階環衿珮把後塵以芳潤也蓋非忘

世長往庶幾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議者不以其言為過初先生喪妻年未四十諸孤無依或勸其更娶先生曰吾見後母虐兒忍令吾兒蹈之耶終不聽人皆義之先生志足以立行才足以適用氣足以蓋世學足以明義嶷然獨任斯文之重不得沾一命君子惜之景泰中朝廷命纂修郡志所司徵先生總其事歲郡庠鄉飲禮賓必於先生郡自守令以下無不即其廬而禮之每宴[illegible]貴獨先生布衣與焉年及耄無衰[illegible]將手[illegible][illegible]書其

家人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時成化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吳中賢士大夫皆弔哭之盡哀焉配龔氏先卒子男三儀偉佶女一適吳容孫男六元鳳元鴻元卿元福元禄元勲女七曾孫男二貢選女一歲己巳八月丙午葬吳縣薦福山之原所著醒菴詩集二十卷藏於家銘曰

有吳詩派高揚張徐渢渢之音鳴於國初殷殺周匝以變於古卓乎醒菴膺紹其武諷諭抑揚渟蓄淵雅醖醲

辨味以爔作者淑於鄉邦不遺小子化雨之功固不細
矣薦福之山松栢鬱靓有墳巋然過者起敬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一　明　錢穀　撰

墳墓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加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墓志銘

李東陽

公姓吳氏諱寛字原博學者稱為匏菴先生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贈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考諱孟融累贈亦

如之公在成化弘治間為翰林院修撰遷右春坊右諭
德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讀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
士出為吏部右侍郎轉左侍兼學士入内閣典誥敕掌
詹事府事終禮部尚書兼職如故生宣德乙卯十二月
丙寅卒於弘治甲子七月戊戌壽七十配陳氏累贈淑
人貳室陳氏生二子奭奐以明年乙丑十一月丙申葬
于吳縣花園山新阡之原公早學晚達雖有奇遇殊寵
而弗究于用天下有遺望焉烏乎慟哉蓋公年十二而

為府學生十八而應試三十四而舉於鄉三十八而登進士在官三十三年其得科第也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陳御史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試為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趣讀卷衆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其校士則辛丑甲辰為同考丁未壬戌為主考皆在禮部得人為多而壬戌所取為庶吉士者即奉詔受之業讀卷例用尚書己未之試公獨以侍郎預其讀[illegible][illegible]

制今上在東宮時為講讀官御極初教充經筵講官暨
後乃直日講而今皇太子講讀又以宮僚長日預侍焉
其史事則修憲廟實錄兼校正修大明會典充副總裁
比修歷代通鑑纂要亦如之凡此皆翰林職任自部曹
復入領者前所鮮見其居喪則在修撰時以父病乞歸
省年不應例特予告遂終制及以侍郎丁繼母憂員裁
缺吏部仍擬公名服未闋數月朝廷為虛位待之尤仕
途所未有其寵遇之典則以三品賜鶴袍犀帶詔旨稱

御春秋丁遣祭先師孔子御殿傳制皆用內閣禮以疾
告則命醫診視遣中宮存問賜酒肉蔬米諸物訃聞則
命有司治葬如例而加祭二壇賜鈔楮萬緡為賻驛給
舟車遣官護送超贈太子太保皆出常格若賜謚文定
則本朝自南陽公之外一人而已其長子彝以三品恩
已蔭為國子生比以舊學恩當官其少子奐特命彝為
中書舍人而以奐補國學蓋上欲大用公而年已不逮
故其既沒尤為之眷注周悉如此云公識趣高雅行[illegible]

端潔孝友天至遇族里有恩其居官廉慎律物以權勢所在未嘗寧處既復就清簡雖優詔累留而引退不寘惟於學充然自得所為文醇古有法詩得唐格書酷似蘇體辭命在朝廷紀載在史局碑版翰墨遍於天下執此亦可以不朽矣冀奉禮部左侍郎李公世賢狀請予銘乃哭而為之銘銘曰

維世有望間不容僞上有廷論下則輿議逺且賤者無間奴隸彼憒無知孰強而致其所自致匪爵齒位矧其

兼之功詎云易官居六卿孰謂非貴年登七旬壽亦云
至惟三不朽公亦有二有德有言功則未既尚有餘地
我銘吳公以俟来世

文定公墓表　王鏊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丙申葬我文定公於吳之花園山
友人王鏊刻其隧首之碑曰烏乎公其至是耶當宁之
所倚海内之所望斯文之所屬其遂虛耶烏乎公諱寬
字原博世為蘇之長洲人祖諱壽宗考諱孟融封[illegible]

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輩流方務舉業公
獨博覽羣籍爲古文辭下筆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
第以歲資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
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華伯以詩自負有低頭拜東
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少可而折節與交曰館閣器
也公以屢舉不利絕意仕進不肯復應舉天台陳公士
賢時御史董學政於南畿以禮敦遣公不得已入試名
在第三時猶謂之屈壬辰會試第一入試大廷又第一

授翰林修撰旋被選侍先皇帝於東宮九年進太子右
諭德先帝即位以舊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
成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出為吏部右侍郎久
之轉左尋以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掌制
誥仍侍今上於東宮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
書兼學士修歷代通鑑纂要仍充副總裁公素有古學
及入翰林凡有所作輒傳播中外位益高望益重天下
稱為匏菴先生而不敢字每東宮進講閒難詳明意存

諷詠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復爲上誦之今上或
少間公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有寒暑風雨朔
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内不過數刻況
其間又多間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
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内
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明治道尤多得焉建議
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孔子詔廷議之公
言從祀亦觀其有益於經傳不耳苟有裨於經傳則揚

雄馬融昔皆不廢今獨得廢澄也太皇太后將祔廟詔
議其禮公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於別廟詩謂之閟宮
魯桓公之母仲子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至宋
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豈後世所宜法哉竟如公議公
年甫七十數引疾求退屢詔懇留至有學行聞望與論
攸歸方切委任無為固辭之語公乃不敢復請載閱月
卒弘治甲子七月十日也訃聞先帝震悼命有司治葬
祭賻者四給驛舟遣官護送特贈太子太保長子輿授

中書舍人次子奐補國學生皆異數云公好古力學至
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
之東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
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若不知有官者被選宮
僚人或賀之公蹙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哉我何以堪此
勞哉及詔選日講尤衆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
見其誠不强也及管制誥久衆望公柄用而遭回不進
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

之甚安之衆意為之冰釋及吏部尚書位缺中外皆屬
公公又辭之甚堅人曰今世亦有不肯為大官冢宰者
乎公端清淵穆不涸涸為同不嶢嶢為異士無賢愚皆
靡然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
之言亦不見其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之君子乎公
為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緼藉簡淡理致悠長為詩用
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纖新之習
為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雅善

識鑒法書名畫一經品定衆莫能易焉乎公由儕輩數位八座啟沃密勿三十餘年其聲望隆矣爵位崇矣朝廷恩數不為不加矣年至七十不為不壽矣而遠近齎咨若猶未滿非以其未嘗一日秉鈞當路以行其所學邪夫公之所立自足以不朽雖位畀無年未為不貴且壽也況其兼得之邪學之行不行蓋有命焉其人奚歉乎予與公生同鄉仕同朝相知最深且久故以是表諸墓哀而不怨亦公之志也

祭吳文定公文

王鏊

我生雖晚從公則舊科第宮僚交手授受公為之前我躡其後乙未之春朝班間簉玉署相隨金匱更紬乙亥還南煢焉在疚公來視之具區之藪至今湖山傑句增秀壬寅至京夙願忻副各事園亭對開戶牖雪月之宵花柳之晝有倡斯和有集斯湊詩筒酒籌間道互走有出必偕並鑣聯東陵道馳驅郊壇宿留最後同直文華廬宥經幄數陳公左予右迹以事同分隨年厚叔度之

陵公瑾之尉莫如高深實忘固陋晚有弱息許奉箕帚
通家往還不間子婦人事好乖我馬東首送我於郊欲
別且復我言北来會合斯又稍聞微痾引年屢奏手札
頻承墨色如黝宜壽而臧事乃大謬鄉亡典型國喪耆
耇如公德器天何不佑胡不三事胡不遐壽我登公堂
不我云覯不與我言有襜斯翼平生此別情曷云究公
其聞乎薄薦觴豆

吳文定公寬墓在花園山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銘

楊循吉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寺丞文公於家以爲温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遊以單車赴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十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强咸遵於令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丕厚蓋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己未六月乙未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别爲奏議三卷琅邪漫

抄一卷烏乎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
為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
管庫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
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户曾祖定璁
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惠遂居長洲不
仕父洪易州淶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
母顧氏呂氏呂以詔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
宮保尹公典銓除令數人獨以公為永嘉曰此我所知

能治繁者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銳於治每聽政必闢
門從人之入觀環前後無禁剖決神異輒傳為故事有
王堅者事李中監為暴於境上率不能制公設策捕而
斃之獄衆稱快者數郡名遂籍籍他所為鯁卓皆類是
於是旌為浙令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起
復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誨士為業人甚宜之而
抗捍權要猶向風益勵不貶鑿渠建學雖居弗久亦具有
勞可書乙巳以績召還朝衆咸擬公必為御史當磊落

有所為或曰斯人在小官尚剛訐如是姁列之臺端乎
竟補南京太僕寺寺丞太僕政久弛弗振部内吏胥驕
不奉法公為奏按其罪者數人遂著為令得提問官吏
其後又以留都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送烙凡劾
大小把總等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詞有所連不少借樊
為之清公盡心馬事深究其法以必欲報國自効為已
任曰吾言幸叨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調叙古今事宜
論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冀其道行初兵部尚書馬公

嘗廷公問邊畧公辭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謨重至是
疏下即議其便者檄公行之會公尋已移疾歸歸凡六
年不起而温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朝廷以為
守其民喜若獲父母窮山谷皆提攜出迎惟恐後而不
得見温多訟多盜俗尚鬼好溺女悉為科條處分莫不
備善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民生女皆育而前後
所毀淫祠殆盡又作俗範訓其民而導以化本温用是
清謐禾生駢穗其在郡凡連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

已之事中一節以災異自劾求退而論鎮守劉民尤切百姓益敬事公無敢欺而公思歸日甚將圖潛遁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乃留視事以迄於歿然而禱疾哭喪溫之人亦於公無廢禮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遇事敢言以獻替為心上初即位大延讜論公適朝京師遂進聖政十事畢論所學皆本諸經術立義醇正得匡益之美其在博平又論邑內德府賜田子粒事謂官校徵收不便極陳利病乞付有司自具以納既上或旁懼嚙指

疑事叵料公不恤卒從所請其民歌焉公嘗曰為吏而
無建明其何以職蓋其素存忠愛固天性然也公為人
雅喜交游其於官無所不可為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
所囑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再復何言人謂公諤諤不
撓至殁猶壯兹可欽憚云公配祁氏先卒贈安人後配
吳氏封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鄆城且顯於時子男
三人奎璧俱縣學生次室尚幼孫男三人孫女三人奎
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原乃以狀

來俾銘以志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如權守經悳懋自許允惟邦楨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納于仁軌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廏圉大閲于郊以威四夷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舍旃來歸處晦用晏山有考槃道在居息温人謳思僉冀公出天子有命往恢故績德風載揚爰徵治賫赫焉方隆胡殞之亟有墓於

梅來旎翩翩既耕有田惟壼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
銘刻茲石用質幽玄

文溫州林墓在梅灣

明故劉文學墓志銘　　楊循吉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之名士也考諱昌為世大儒著
書甚富位廣東左叅政祖考諱敬封虞衡主事祖妣計
氏封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厚
德茂異生焉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禱而得君母李氏

君靈質天稟風儀如玉年數歲據小几習書儼然成文
又選古詩摹其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殘帙
君纔十五歲學彌篤爲文褎褎千百言不竭詩亦思致
清遠雋味有餘嘗著弔范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艱奇
讀者或棘喙不能通及和予遊山詩平妥豐潤又深極
玄暢之致往歲予北上操舟百里送予抵無錫酌惠山
泉始別不惟親親之厚而名言清勝猶如昨日也予之
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遊於君指實先屈既而竟蹈長

暝違我素心春秋止於二十有四嗟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姸美最得法予獲君書未嘗不諦觀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予未及全爲促至歿後檢之尤爲予所篤嗜一旦逸去不覺跣足起覓竟忘之念至必恍嘆不樂君爲人溫厚靜默對長者無一剩語居家庭孝慈肫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縶雖士服庠序實淡然有山林情焉配顧氏郡守顧公德明之女少恭公崇善之妹家亦三世進士子男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竭先卜以弘

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麓所與游者祝希哲都
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為之序文
云銘曰
吳嶽孔秀斯稟則茂嗟殞之驟雖不年而壽
劉嘉績乃參政昌之子墓在仰天山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志
銘　　　　　　　　　　　　王鏊

正德己亥正月二十九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卒

於家訃聞上命有司治葬事丁丑三月某日葬於堯峯
山之先塋友人大學士王某刻其碑曰公諱源字仲山
世家吳長洲君山之瓜涇祖孝質贈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考諒初封工部都水主事贈武選郎中加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少則好學工文有
名吳下成化乙酉占南畿鄉薦乙未登進士第授工部
都水主事理徂徠等處泉源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歷職
方員外郎武選郎中廣東布政司左叅政浙江右布政

湖廣左布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初武選員
號劇司公至洗心自誓一意奉公權貴請囑戒門者一
切不通而籍其姓名若將行罰者囑賄遂絕時天下武
功爵幾二十萬坐耗天下絕嗣者以疎遠襲公奏宗派
許襲旁支者一切罷之大革冗濫舊例以罪亡者落職
公謂罪有輕重以笞杖而革其職不已甚乎人又樂其
寬大司馬馬公甚委重之廣東勦雲貴猺獞公督糧水
陸並進觸瘴癘深入師以克濟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

侍郎分行賑濟割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為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浚河水旋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公凡三莅場屋浙藩析卷多儒士御史意欲有所前却公曰科場所取者文即通牓儒士何傷山東歛銀將以鹿鳴宴贐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為政之體乃已嘗代祀岳鎮東海齋之夕應時澍雨闕里文廟成

有白金文綺之賜累疏乞致仕詔馳驛以歸公温粹寛仁人稱長者而臨事執守堅定雖當官涖政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文章博雅尤喜為詩力去近世尖新之習書有米家父子風配朱氏封安人加贈淑人子男三梁例授蘇州衛指揮同知先卒棠國子生龔郡庠生女三孫男三勲烈熊曾孫一予與公交四十餘年公弟南昌府經歷澄狀公行来請銘銘曰

端粹温文以富厥有施于有政亦既克守毁或求全非

我所取銘于山阿噫奈公何

都御史徐源墓在堯峯山

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墓志銘

王鏊

雲南按察司副使賀公諱元忠字澤民其先自宋南渡來家吳包山之陽曾祖孟安祖文昌世有隱德考廉以易學魁應天解試歴官鎮江學訓福建按察知事以剛直不能隨時告歸授徒吳中今吳中易學最盛其淵源

蓋有自云公得家學之秘成化辛酉占解試高等壬辰登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巡視漕河河道為通出按廣西風裁凜然剔奸振滯黜汚崇良名聲大振當道者多才之而亦有不悅者乃除河南按察司僉事以憂去改僉雲南按察司撫夷勦寇茂著勲績鎮守黔國公巡撫巡按僉舉公資望不當尚滯畀官遂進按察副使兵備金齒騰衝時木邦孟養舉兵相攻累歲不解公躬冒嵐瘴諭以威德事且就緒而固以病乞

便之郡學湫隘文廟列堂之右撤而遷之建御書樓增置爨舍齋廬庖庫祭器又增樂舞生教以聲容舞蹈之節暇則親臨程試講解懇懇無倦士子皆奮文獻遂為諸郡甲郡故無城郭乃鑿西山之石砌溝洫物土方度高卑厚薄俄遷雲南參政後守戍之及蜀寇藍廖輩倡亂所過殘破屢至順慶不能入遠近來依保障民益思之至雲南交人忽耀兵境上遠近恇攘公曰吾在此無恐吾請以身當之已而訖無事正德丁卯入賀聖節時

逆瑾盜政內外官守罔不參謁公固不往瑾嗛之銓曹屢上公政不報最後擬山西布政命甫下瑾已遣邏卒詗公公行遇之途抗手而過至撫拾無所得獨以沿途乘傳白瑾有石文義者適在旁曰沈良吏也文義蓋未嘗識公而聞公名瑾為免逮繫下巡按御史問狀家人懼禍不測規以賄免御史亦故緩其獄使得為計公曰無庸隳官祿與隳名節孰重竟落職為民罰米輸大同又輸沿邊備直怡然以歸逆瑾伏誅言者奏起公為廣

西左布政司單車就道一如雲南之治近世有所謂公堂錢者多出賦稅之羨名曰公堂盡歸私篋雖號良有司亦然公一無所染凡修葺廨宇立坊牌則取之以其餘鎔範琖斝之屬為公府宴享用時巡撫交章剡薦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理軍務時鎮筸銅仁烏羅等苗屢出刦掠為患前撫臣率以化外羈縻不究切之公曰是不一揃刈則滋蔓難圖也率勵將士為深入計預給旗牌招徠安輯諸砦皆歸附天生屋囤

加劇遂固乞致仕詔命馳驛以歸歸四年辛巳十月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九嘉靖元年九月十八日葬吳江羅字圩之新阡公娶許氏封宜人子男二知剛知柔皆國子生女二適引禮舍人史桐國子生張秉仁孫男四大謨大詩大雅大中大謨蔭國子生孫女二公生而端靜在衆中嘿然若不能言而臬然穆然之色人望而知其為君子也亟仕之初吳文定公亟稱為處士之秀今少師楊公每言昔在太學為同舍生見公終日手一卷諸

沈都憲林墓舊在吳江羅字圩今遷於長洲縣赧墩

附封君庸菴墓旁

知永年縣致仕尤君墓碣　王鏊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予觀公厚平居恂恂非禮勿踐吶吶然言不出諸口至其居官所至有聲年未老一旦毅然去之世所謂勇者或未能焉烏乎可不謂賢乎予以是知孟子之言不誣也君諱溥公厚字尤之先自汴扈宋來家於蘇三傳為良器仕宋提刑司

是閭畧苛峻視鹽多寡令輸粟於官爲凶歲備又請漕他郡粟以實倉庾於是官儲充民用足歲旱出禱三日雨合縣霑足而隣境旱如故民歌謡之永年民無宿儲值水旱輒攜妻子去其鄉所遺田税則里人代輸故去住俱困君榜招歸之約蠲其力役若干嚴禁吏胥不得侵牟流者復歸不歸者計其田分隷土著民兩便之年五十有七慨然曰吾其歸哉遂移病不治事當道不許再疏於朝乃得可歸吳閶門自守居守者莫或睹其面

趙處士墓表

王鏊

吳有奇士趙姓諱同魯字與哲年八十有一弘治十六年九月九日卒某年月日葬長洲縣趙墓先塋予表其墓曰宋熙陵第八子恭肅王元儼之後有南陽侯仲曠與其子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士融隨宋南渡家於睦武節之子義郎不玷監浦江税因家浦江元季有諱良仁者朱彥修高第弟子所著有天人交氣圖張士誠召之始來居長洲之金莊良仁生友泰友泰生季敷季

敕生處士自元至今趙氏為庶而業儒攻文不衰處士偉軀幹志氣高邁自六經諸子至天文地理黃帝岐伯神仙養生之說靡不涉獵為文下筆數千言滔滔莫禦身居田里而喜論當世事見人之屈抑與民間利害時政缺失憤然若迫於身有裘巡檢者誣民為盜處士論之百方不聽乃曰若解盜將安之於縣於府於院我必隨之裘乃止有王御史者理軍籍吳下鍜錬齊民以足其數處士爭之曰軍以衛民也今誣民為軍軍足民亡

諱文華多陰隲俱不仕考黼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妣金
氏贈安人吾弱不好弄酷嗜讀書凡得天文醫卜兵書
必晝夜手錄殆忘寢食時工部侍郎廬陵周公以文章
政事名重天下為當世儒宗間以所業投贄公誤加稱
獎為延譽於兩京公卿間公極欲薦拔同類忌之因揭
匿名書於憲臺欲沮焉吳郡守況侯伯律憤然曰薦賢
為國非私也特以名聞拜行在吏部司務轉南京刑部
又轉都察院復以周公薦陞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政

聲無聞尸素而已景泰甲戌夏四月敕命褒嘉有發身
儒術累更任使暨還風紀式克勤慎尚有顯秩需爾後
効之語恩至隆也惜乎天不假人以年無以報稱萬一
焉其生永樂丙戌九月十七日景泰五年十一月初六
日以疾卒於南京官署春秋四十九早號梅屋後更藻
菴有書千餘卷及所著鳴珂漱芳等集二十餘卷藏於
家所撰詩宗韻海未能就緒娶梁氏有婦道封孺人子
男二瓊為應天府儒學廩膳生瑾尚幼孫一曰昜孫卜

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識

趙文先生墓在長洲縣依仁鄉西江澤

林士隆自撰墓志銘　林昌

吾姓林氏諱昌字士隆號守軒蘇之吴縣人考之族譜其先出於子姓之後放事孔子居魯復移濟南後以晉永嘉之亂始渡江散居南方有諱適者仕福清尉因家焉稱為福清始祖適之子仁倜生仲雅仲雅六子高向喬商扃尚高任屯田員外郎累贈至成國公妻黄氏封

成國太夫人始徙居吳下諸弟子若孫俱隨寓焉稱為
平江六房尚生五子榮閏策建柔建任大理寺丞生子
升任兵部侍郎柔任刑部尚書生子茂先太常寺卿贈
紫金光禄大夫升生五子長真卿通直郎任江陰司法
七傳而至高祖茂山曾祖誠山祖清隱父貴和俱質直
以善聞祖母范氏文正公世孫日莊女母趙氏長洲著
姓士安女皆有善行比吾生未期父因通易書曉卜筮
遵朝命五從中貴使西海諸夷邦一往返輒五年幸無

配得宣聖五十八代孫孔鏞字韶文時為長洲庠生家甚窘苦志讀書見其器識有用於世遂以妹嫁之後韶文膺鄉薦登進士歷任都御史巡撫貴州復轉工部侍郎譽望甚隆惜吾妹早世鄉族皆稱吾知人與弟士明友愛頗篤成化戊戌子符由進士授廣東道監察御史荷聖朝推恩封吾如其官妻夏氏封孺人又蒙恩例分俸養親拜命以來慚無報補及追思吾親俱逝而不得奉養曷勝感懷烏乎自福清始祖相傳至我一十九代

節泣血拜識

林君昌曰墓在高景山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行狀

文徵明

公姓劉氏諱纓字與清號鐵柯其先清江人裔出宋集賢學士原父其後有諱持矩者仕元為江西行省都事因從家新淦之橋埠灘遂為新淦人國朝江西内附持矩之子雲芳以尺籍徙隸蘇州衛雲芳子廸吉廸吉二

進士出身己亥授湖廣武陵知縣武陵爲常德輔邑地大而繁公少多更涉習知民隱至於胥吏乾沒夤緣請屬之情咸悉其故故視事之始展采錯事無不當允縣多隙地民惰不知溉種又貧什器多不備公處業振贍務盡民利由是民知力本歲亦比登先是有長賦者亡粟若干石郡坐以侵官帑法死執不從當以亡失既而獄上上官閱其牘曰此良法家也卒從所擬明年庚子母張夫人卒公即日解官持服服闋改知山東兗州之

滕縣縣小而僻素多盜荐被荒歉椎埋狠藉吏數政益敝不治又其俗狠鬬囂訟公鉤摭精敏及迎節解剖析明暢而軌道要束皆中肯綮一時莫不驚服向化盜亦衰止藩臬使者皆稱其能尤為司徒許公進所知丙午召入為河南道監察御史徹巡東城兼督視京倉不事摘抉而繩軌攸當究弊罔匿戊申孝宗皇帝登極改元弘治公多所論奏皆隨事救正達於大體是歲奉命按福建嘗聞沙縣囚有鄧釗者坐謀殺父繫獄同時麻覓

直數十萬賔結中人監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盜海上憑
藉聲勢張甚因欲漁奪十人者之業不得悉誣十人者
為盜捕置獄中七人瘐死餘三人當論決公讞得其情
並釋三人抵政一死指揮倪鳳亦以捕盜椎剽海上忮害
尤甚顧鳳陰狡多養死士自衛急之恐變乃以計擒得
之竟致之法鎮守中官上言各堡俘獲幼男寄養軍中
宜從宮刑以給內用而實無其人比詔取之則旋買良
人子腐以充數腐且三百人而獘者十五所須尚千人

方買之海人公聞急渡海抵瓊崖諸屬數賈馳還則所
司部五百人方艤舟德慶公亟下守巡官驗非俘獲即
日散遣於是其家人感恩咸謂曰劉公實生汝汝復有
嗣宜以劉姓姓之癸丑還朝十月再滿考留掌本道事
時外戚驕蹇結聯中官用事縱横亂政公率同官上疏
極言言侵中官中官故激怒上逮繫詔獄罪且不測卒
賴上仁明答而不問公前後兩按大省劾罷不職官省
使郡縣守吏而下十有六人誅舞文者百三十餘人平

尚書祖妣妣皆夫人是歲公年七十再上疏乞休不允越明年癸酉尚書滿三載三月赴部考績有旨令復職五月上疏再乞休致有旨卿才識老成精力尚健宜照舊辦事不允所辭六月再疏自陳老疾乞休以全晚節有旨卿敬歷中外多効賢勞近疏乞休已有旨不允宜照舊用心辦事八月還次揚州再申前請因遂歸家待命有旨卿累疏乞休已有旨勉留不必再辭十月又連上疏始得請仍詔給月俸給輿皂以示優寵越十年壬

光遠散騎常侍高適經畧使李德裕宋知益州張詠修復他名賢祠墓尤多連按閬廣皆值鄉試爲監臨官精擇典校尤嚴關衛而不苛瑣惟詳於檢閱不令有遺在廣嘗親閱落卷得一士以為奇列之首選榜出咸謂得人令翰林侍講湛若水也其他推賢舉能化服道利無所不用其至故侍郎海陵儲公巏稱公經世之務謀國之利往往在刑章訟牒外其為尹如侯覽爲御史如唐介其撫湖蜀文教如文翁水利如李冰鎮靜如張詠一

時以爲實錄云公長身玉立鬚眉疎秀而舉止軒揭辭吐琅然見者竦企晚歲家居益事燕整客至未嘗不見雖盛暑未嘗不冠吉凶慶弔未嘗不行四方書疏皆手自裁答不少遺忘尤篤於故舊或在患難必竭力拯之雖犯謗不惜至人有過則多面折之雖貴顯當路無所諱避以故人有譏之者然卒不能沒其善之衆也素性儉質旣鼎貴非祭祀賔客食不重味尤寡嗜慾故晚歲神觀不衰對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不能休年八十

御史王思德之子東孫男一人遺以公蔭補國子生女
二適張幕林文申曾孫男二人喬祖同祖女一人葬以
卒之明年甲申某月某日墓在吳縣羊腸嶺之原徵明
先君溫州與公同里居既仕同朝相好甚密徵明以契
家子早辱公教愛及公歸里遂得以晚進厠跡賓階竊
念先君既殁老成彫謝殆盡而公獨為鄉邦之重每一
瞻對未嘗不興前輩典刑之嘆烏乎而今已矣有如公
者可復得邪公之孫遺將乞銘於當代名筆且將列之

史官屬為事狀徵明自顧蕪劣安能論次而耳受目矚
庶幾不誣云爾謹狀

劉與清先生纓成化中進士授湖廣武陵縣知縣正
德中歷官至大理寺卿遷南京兵部尚書所在有政
績予告歸里卒於嘉靖癸未文待詔為之墓志銘墓
在羊腸嶺下

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

墓志銘　　　　　　　　　　　　　　　　　　　邵寶

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少傅王公卒於吳城里第於是
公致仕歸十五年矣先是上即位遣行人即其家存問
敕有全德盛名海内推重之語公上謝疏進講學勤政
二篇上嘉納焉官一子為中書舍人越三年又遣有司
存問恩禮隆重時方仰之至是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
賜賻朱及布命諭祭者九贈太傅謚文恪仍命工部治
葬事比葬其子延喆等以其長女壻徐侍讀子容狀屬

銘於寶寶以公國元老銘宜館閣大筆且公鄉郡固有作者奚宜至於寶哉延喆曰先公遺命也先公知公深矣寶乃不敢辭公諱鏊字濟之姓王氏別號守溪晚更拙叟學者稱為震澤先生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家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朝用光化知縣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陸氏祖妣葉氏妣葉氏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年十六隨父在國學始課舉業落筆過人有傳其論策於文莊葉公公大奇之

曰此子他日忠肅乎忠肅盬山公謚也公與同姓且嫌名故稱之於是聲名動京師有屈年與行引為友如奚元啟者居二年歸游吳庠凡考必居首陳提學天台先生尤以天下士期之甲午試應天第一主司謂安得東坡復出至全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第一廷對策入衆擬第一執政有忌其言直而抑之者謗曰文太長難讀也冢宰尹公讀之遂寘第一甲第三初授翰林編修九載陞侍講孝宗初開經筵充展書官憲宗實錄

成陞右諭德用徐文靖公薦為侍講學士尋進日講以
宫寮選兼左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擢吏部侍
郎丁外艱去終喪復任命兼國史副總裁繼命以其官
兼翰林學士入閣典機務進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再進今官勲柱國階光禄大夫
致仕公在翰林益肆力於學閉門讀書避遠權勢如恐
不及士子請業者遠近踵至惟中貴弟姪皆絶之在經
筵雅志啟沃每講至天理人欲之際及君子小人之用

舍必詳必懇上方春出遊後苑左右諌不聽公講無逸
至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諌上悚聽為之罷遊仍
傳飭內侍廣今日講官意指爾爾好為之云云東宮將
出閣司馬鈞陽馬公疏請選正人以端國本詔會議至
公名同聲曰此真其人遂以為首吏部闕侍郎侍郎韓
公攝部事以公與壽寧有故交既貴而能遠之其正可
敬也首薦而用之在吏部抑躁奬恬清簡得體會有邊
警上籌邊八事議論激切侵權倖始雖尼之後多施用

大學士餘姚謝公以災異求退舉公與吳文定自代時論稱允武宗諒陰時公恊韓司徒將帥諸文武大臣伏闕請誅内侍導荒遊者永成等八人以除亂本疏首當屬冢宰焦公焦辭乃屬韓疏入上大驚怒欲庇八人内閣持不可俄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司禮榮乃曰上言卿等所言罷宴樂勤政事皆當從之惟八人者不可去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何由而除天下何由而治且今日之舉果何為乎侃侃

不屈韓亦危言繼之榮等語塞為慰言而罷國論倚以
為重既而八人者乞憐於上歸咎岳一人斥之南京尋
用八人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內閣劉謝二公皆去
詔補其缺衆推焦公及公公雖以前言見忌然重違公
議遂俱入閣時李文正公尚辭疾不出焦公每事推公
上見公班尚書後因進公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公
以資淺辭不許未幾賜蟒衣玉帶公聞尚寶崔璿郎中
張瑋副使姚祥以微眚被枷瀕死亟言於瑾曰士夫可

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亦何顏而復立於此由是三人者皆得釋韓公雖逐瑾銜未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公言韓清德粹行海內所知今無故加罪恐不能服人不聽會廷中得匿名書斥瑾罪惡瑾意稍戢韓得紓焉亦以公前言故先是應詔舉經明行修六七輩有餘姚人者瑾欲因是逮謝公并及劉公公與文正公力救乃已司馬華容劉公被逮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公曰岑不卒叛何變之激劉得減死或言都憲石

淙楊公在陝西築墻太勞費瑾信之屢以為言公曰令安得文學政事作人有功如楊某者為國修邊奈何罪之廢后吳氏之喪將秘不發公不可瑾曰何以成服公曰雖然葬不可苟也景泰汪妃薨於時帝疑其禮曰妃廢不以罪當追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中外權悉歸瑾公初開誠與之言間亦見聽及焦事媕阿議乃不合瑾益狂悖横厲禍流搢紳公救之不能得蹙然見顏面瑾望見之曰王先生居高位何乃爾耶公再疏

求去甚情而懇或以公咈瑾意虞有奇禍公曰吾自省無咎何畏彼哉瑾使邏者詗公以公絕贄幣報瑾笑曰過矣於是公疏至三上許焉賜璽書乘傳以歸歲夫月米具給當時以為異數云公立朝三十餘年廉正守道恒如一日史館諤諤有所可否不少徇總裁意經筵之進以不及執政門故遲之然公望重終不能抑也主考南畿知有典法不知權勢絕關節蔑震撼隱然為吾黨重先後會試再為同考主考尤稱公嚴能得人教諸庶

事朱希召次歸庠生邵鑾俱先卒次歸中書舍人靳懋
仁其季受庠生嚴濡聘孫男三女二墓在東洞庭梁家
山之原葬之日為明年乙酉正月一日庚申銘曰
明至中葉道與時升君子觀國人焉是徵我求其人憲
孝之世偉哉王公植我元氣公有忠義文章以宣成化
制策弘治經筵在正德初少宰入轉彼宄濟奸公心獨
苦先是伏闕偕二三臣請劍未許徇國以身公如砥柱
百撼靡動平生二箴況也自誦豈無加秩少傅尚書爽